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二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張銑呂延濟李周翰劉良呂向註

騷上

離騷經

屈平

銑曰史記屈原字平仕楚為三

問大夫上官靳尚妬其才能譖毀

之王乃流屈原於江南不知所訴乃

作離騷經離別騷愁也言已遭放逐

離別愁苦猶陳正道以諷諫也上迷

唐堯下序桀紂以香草善鳥龍鳳以

譬忠貞君子以靈脩美人以喻於君

以臭草惡禽穢風雲霓比小人援天



引聖終不見省  
遂赴汨淵而死

**王逸**註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  
也屈與楚同姓仕於懷王

**帝高陽之苗裔兮** 逸曰苗胤也裔末也高陽顓  
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

顓娶于滕隍氏女而生老僮是楚先其後熊繹  
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其孫武王求尊

爵於周周不與遂偕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  
子瑕受屈為客卿因亂未之子孫恩深而義厚

也 翰曰帝顓頊高陽氏言 **朕皇考曰伯庸** 逸  
我與楚俱高陽氏之苗裔

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  
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

有令名以及於已 濟曰屈原自稱也古人質  
與君同稱朕父死後稱之曰考伯庸原名也

**攝提貞于孟陬兮** 逸曰太歲在寅曰攝提孟  
侯今始也貞正也于於也正月

為陬 良曰于猶 **惟庚寅吾以降** 逸曰惟詞也  
於也餘同逸註 庚寅日降下

也寅為陽正庚為陰正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  
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 向曰庚寅辰也

降下也言我以攝提歲正月庚寅 **皇覽** 五臣  
日下母之體是得陰陽中正之氣 皇覽作鑒揆

**余于** 五臣本 **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 逸曰皇皇  
無于字 考也覽觀

也揆度也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已美父伯  
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正中故

始錫我以美善之 **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名 銑同逸註

逸曰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言平正可  
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

曰原故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曰原以法  
地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

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也 翰曰禮始生  
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正平則法靈善也



均亦平也言父觀我初生時日法度能正紛吾法則善平理故思善應而名之以表其德紛吾

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遠也言已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眾異也

齊曰內美謂忠貞也言內有忠貞外有材藝之遠能扈字江離與辟芷兮

辟為幽也芷幽而丑五臣秋蘭以為佩汨于余香良同逸注

若將不及兮逸曰紐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取江離辟芷以為衣被紐索秋蘭以為佩飾博

采眾善以自約束汨去貌疾若水流也良曰也汨疾也言已脩身清素披香草以為服飾博

歲之不吾與逸曰言我念年命汨然流去誠欲輔君心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忽

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銑曰恐年歲朝塞毗不與我相待而年老不得輔於君也

毗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逸曰擗取也

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已旦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

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勅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

枯屈原以喻讒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翰曰言朝升山取木蘭承陽也夕入洲

持莽順陰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經冬不凋故屈原取以自喻言讒人困已終不能變易忠直

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逸曰淹久

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翰同逸注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逸曰零落皆墮也草曰零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木曰落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言天時運轉春  
 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  
 舉賢用士則年老暮晚而功不成 濟曰草木  
 零落言歲晚喻年老也美人喻君也言歲暮年  
 老而不早用賢**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其此**  
 於國無成功也**度也**五臣本上無不下無也字 逸曰年德盛  
 為稼穡之穢穢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佞百草  
 願君務及年德盛壯之時脩明政教棄遠讒佞  
 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脩先王之法也 良  
 曰撫持也言持威壯之年廢棄道德用讒邪之  
 言為穢惡之行何不早改 **乘**五臣**騏驎以馳騁**  
 此法度以從忠正之言 作策**騏驎**以馳騁  
**今來吾道夫先路**逸曰騏驎駿馬也以喻賢智  
 言任賢智即可至於治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  
 先行願來隨我遂為君導入聖王之道 向曰

騏驎駿馬喻賢人言君能任賢人我 **昔三后之**  
 得申展則導引君入先王之道路

**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逸曰昔往也后君也謂  
 湯禹文王也至美曰純

齊同曰粹衆芳喻羣賢也言往古夏禹殷湯周  
 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聲明之稱者皆舉用

衆賢使在顯職故道化典而萬國寧也 銑曰  
 三后謂湯禹文王也純美也粹不雜也衆芳喻

衆賢也言三王所以有純 **雜申椒與菌桂兮豈**  
 美之德以衆賢所在故也

**維紐**五臣**夫蕙芷**昌改切 逸曰申重也椒香  
 作紐 夫蕙芷木其芳小重之乃香菌薰也

葉曰蕙根曰薰也紐索也蕙芷皆香草也以喻  
 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

於化非獨索蕙芷任一人也 翰曰雜非一也  
 申用也椒菌桂皆香木紐結也蕙芷香草也皆

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聖明 **彼堯舜之耿**古  
 雜用賢人豈獨任一人而已 **介**



今既遵道而得路

逸曰耿光也介大也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

明大德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

濟同逸注

何桀紂

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

求步帶貌捷疾也徑

邪道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

良曰桀紂夏殷失道之君昌披謂亂也言桀紂苦人使亂用捷疾邪徑急步而理之故身至

滅亡 惟五臣本 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

隘 逸曰黨朋也論語曰羣而不黨偷苟也幽昧不明也險隘論傾危也言已念彼讒人相與

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矣 向曰偷苟且也餘同逸注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逸曰憚難也皇君

也輿君之所乘也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 銑曰敗績崩壞言我所以不難殃咎諫諍者恐君行事之失崩壞先王之功

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逸曰踵繼也武

武敏歆言已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

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 翰曰言欲忽然奔走先後以為輔翼者冀及先王之德

繼續先王之迹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

齊怒

逸曰荃香草也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為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

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濟曰齊同也言君不觀察我之中誠反信讒人與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



**舍也**逸曰謇謇忠言貌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

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良曰謇謇直言貌言我固知直言之為已患恐君之敗

故忍此禍患而不能止 **指九天以為正**今夫唯靈脩之故

**也**逸曰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靈

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故以喻君

言已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

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向曰九

陽數謂天也脩長也言有神明長久之道者君

德也故以喻君言我指天欲為君行正平之道

而君不用我故將欲自盡 **初既與余成言**今後悔遜而有佗

逸曰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已與我平議國政

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遁其情而有佗志 銑

曰初始成平悔改遜移也言君始與我平 議國政後信讒言因改移本情而有他志 **余既**

**不難**五臣本 **離別**今傷靈脩之數化逸曰近日

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念

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 翰曰傷惜

也言我不難離別於君 **余既滋蘭之九畹**於今

但惜君信讒而數變易 **又樹蕙之百畝**逸曰滋蒔也十二畝為畹樹種

放流猶種蒔衆香脩行仁義勤身自勉朝暮不

倦 濟曰滋蒔也三十畝曰畹樹執也蘭蕙草

喻行也言我雖被 **畦菑莢** 夷 **與揭** 五臣 **車兮雜**

斥逐脩行彌多 **杜蘅與芳芷**逸曰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

香草名也言已積累衆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

杜蘅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 良曰言

積累衆芳自 **冀枝葉之峻** 五臣 **茂兮願埃時乎**

潔飾其德行



吾將刈

逸曰冀幸也峻長也刈獲也言已種植衆芳幸其枝葉盛長實核成熟願待天

時吾將獲取收藏而成其功也以言君亦宜畜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

盛貌言我種植衆芳冀枝葉之盛願待成時收刈藏而饗之喻君養賢以時進用而委其成理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逸曰萎病也絕落也

言已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已脩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

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行也銑曰萎絕黃落也衆芳喻衆賢也言我積行爲讒邪所害見

逐亦猶植芳草爲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何能傷但恐衆賢志士

見而是蕪穢不自脩也衆皆競進以貪婪

含力

兮憑不厭乎求索

逸曰競並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滿也楚人名滿爲憑

言在位之人無有清絜之志皆並進取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厭飽

翰曰言衆在朝者皆競爲進趨貪婪財利在身雖滿不知厭足復爲求索

量人兮各與

五臣作與

心而嫉妬

逸曰羌楚人語詞也以心揆爲恕量

度也害賢爲嫉害色爲妬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已用不同則各生嫉

妬之心推棄清絜使不得用也濟曰羌乃也言貪婪之人乃內恕於己以量度他人謂與已

同貪若否則各生嫉妬之心讒譖之使不得進用

忽馳騫以追逐兮非

余心之所急

逸曰言衆人所以馳騫惶遽者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

急務衆急於利我獨急於義者也良曰忽急也言衆人急於勢利而奔走非我所急也我所

急者仁義也

老冉冉其將至今恐脩名之不立

逸曰冉冉



行貌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速至恐脩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向

曰冉冉漸漸也立成也言我之不能成朝飲木蘭之

漸漸將至恐脩理名德而不能成朝飲木蘭之

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逸曰墜墮也言已旦飲香水之墜露吸正

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英言吞陰陽之精藥動以香淨自潤澤銑曰英花也飲香水之露

食秋菊之花者取其香潔以合已之德

苟余情其信姱瓜以練要

兮長顧感頷乎亦何傷逸曰苟誠也練簡也頷

好美中心簡練而合道要雖長頷頷飢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

大擇要道而行雖長翰曰苟且姱大練擇也且信擊五臣木根以結蒞兮貫

薛荔之落藥逸曰擊持也貫累也薛荔香草也施

行常擊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

濟曰根本貫拾也葉花心也言我持木之本佩結矯菌桂以紉蕙

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已之忠信

兮索胡繩之纏纏所綺纏好貌也矯直也言已行雖

揚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芳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已

良曰矯舉也纏纏索好貌言舉此香木以自謇吾法夫

前脩兮非時五臣俗之所服逸曰言我忠信謇謇者乃上法前代

達賢固非今時俗之人所可服行也向曰謇難也前脩謂前代脩習道德之人服用也言我

所以遭難者吾法前脩道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逸曰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



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人  
欲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  
同逸

注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五臣生之多艱曰  
言已自傷施行不合於俗將效彭咸沉身於淵  
乃太息長悲哀念萬人受命而生遭遇多艱以  
隕其身也 翰曰艱難也言我自傷忠信不合  
當代故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俗而多  
屯

難 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  
逸曰鞿羈以馬自喻也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  
羈言為人所係累也諝諫也詩云諝予不顧替  
廢也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以為讒  
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暮而  
身廢棄也 濟曰鞿羈銜勒也言我雖習前聖  
人之大道而為讒人所銜勒不避難而諫朝諝  
而夕暮

廢 棄 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芷  
而夕暮 既替余以蕙纒思兮又申之以攬芷曰

纒佩帶也又復也言君所以廢棄已者以余帶  
佩衆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引芳芷以自  
結束執志彌篤也 良曰纒佩也言君所以廢  
棄我者以我佩忠信之心故也申重攬持也然  
我猶攬芳草自

結束以執貞節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  
未悔 逸曰悔恨也言已履行忠信執守清白亦  
終不悔恨也 良曰九數之極也言忠信貞潔  
我心所善以此遇害雖九死無一生未足悔恨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五臣心脩謂懷  
王也浩猶浩浩蕩蕩無思慮貌也言已所  
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放恣無  
有思慮終不見省察萬人善惡之心故朱紫相  
亂國將傾危也 銑曰浩蕩法度壞貌言我怨

君法度廢壞終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詠  
不察衆人悲苦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詠

角言



余以五臣善淫逸曰衆女謂臣衆也蛾眉好貌

也言衆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

善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嫉妬忠正言已淫邪不

可任也翰曰衆女喻讒臣也蛾眉美女喻忠

直也誅謂譖毀也言讒邪之人妬我忠直皆

譖毀之謂我固時俗之工巧兮循規矩而改

善為淫亂錯倉故逸曰循背也圓曰規方曰矩錯置也

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

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化危君國也齊

日規矩法則也言工巧之人背違繩墨妄為法

則改古之道妄置其妙敗材木而不堅固讒佞

之人巧為言語離聖人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

之法亦必敗國危政容以為度逸曰追隨也繩墨所以正曲者周合

也度法也言百工不隨繩墨之直道

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

脩仁義之道背弃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以

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良曰

言背墨繩之直而從其曲則屋壞苟為邪佞競

合當代以取容媚不

忱屯鬱悒余侘丑加祭兮丑

吾獨窮困乎此時也逸曰忱徒昆切憂貌也侘

堂堂立貌也祭丑世切住也楚人名住曰祭言

我所忱忱而憂中心鬱悒悒悒然住立而失志者

以不能隨從時俗屈求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

困也向曰忱鬱憂思貌悒不安也言我憂思

而失志者以不能隨代求寧溘合死以流亡兮

容媚固獨窮困於當時余不忍為此態也逸曰溘猶奄也言我寧奄然

之性為邪淫之態也銑曰言驚鳥之無之字

我終不忍為邪佞之態以自全

之性為邪淫之態也

我終不忍為邪佞之態以自全

之性為邪淫之態也

我終不忍為邪佞之態以自全

之性為邪淫之態也

我終不忍為邪佞之態以自全

之性為邪淫之態也



不羣兮自前代

五臣作世而固然

逸曰驚執也謂能執服衆鳥鷹鷂之

類也以喻忠正言驚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隨俗人自前代固

然非獨於今翰曰驚鳥鷹鷂之屬此鳥執志剛厲不與衆鳥同羣忠正之士者亦守節不隨

俗為諂媚從前代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

而相安逸曰言何所有圓鑿受方枘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邪言忠佞不相為謀

也齊曰方木圓穴不可相合屈心而抑志兮

忍尤而攘詬呼候也詬耻也言已所以能屈案心志也

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耻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良曰我所以屈心案

志者將欲忍過除其深耻誅讒佞清朝廷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

聖之所厚逸曰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代聖王所厚哀也故

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悔相道之不察五臣商容之閭也向同逸注

兮延佇乎吾將反逸曰延長也佇立貌詩云佇立以泣言已自恨視事君

之道不明察當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已之志

銑曰悔恨相視察審也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逸曰迴旋也步徐行也澤曲曰臯土高曰丘四墮曰椒丘言

已欲還則徐徐行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

濟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

將還也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逸曰

迴旋也

迴旋也

迴旋也



也言我行蘭澤馳上椒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

五臣本復脩吾初服逸曰退去也言已誠欲遂

重遇禍將復去脩吾初始清潔之服良曰尤

過也言我將進入以相君事恐重離過患故將

同逸注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逸曰

也芰蔕也荷扶藻也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

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芰荷集合芙蓉以

為衣裳被服愈潔脩善益明向曰製裁集合

也芰荷水草言裁合此物而為衣裳以自脩潔

也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

歲歲兮長余佩之陸離逸曰歲歲高貌陸離參

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

以異於眾也統曰言君不知我我亦將止然

既不見用我將高冠芳與澤其雜糅女兮唯昭

質其猶未虧逸曰芳德之貌也澤質之潤也玉

美雜會兼在於已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身無

有虧失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

善其身翰曰芳香澤潤也言我有香潤之德

雜會於已不得施用唯獨守其忽反顧以游目

明潔之質猶未為自虧損也

兮將往觀乎四荒逸曰荒遠也言已欲進忠信

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

也濟曰忽疾往去也言已不見明故疾反顧

遠視四荒之外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

章逸曰菲菲猶勃勃也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已

雖欲之四荒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而衆盛



忠信勃勃而愈明不以遠故改其行 良曰續  
紛盛貌菲菲香氣也言我雖去四荒亦整其衣  
服佩忠信芳香 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  
之行彌加明潔

為常 逸曰言萬人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  
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以為常行

向曰言人性所樂各自不同或好財利雖體解  
或愛邪佞而我獨以脩正直之道為常

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 五臣 懲 逸曰懲艾也  
言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志猶不艾也 銑曰

信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志猶不艾也 銑曰  
言我執忠貞之心雖遭支解亦不能變於我心  
更何所懼

懲懼也 女嬃 湏 之嬋媛兮申申其詈 五臣 予  
女嬃見已施行不與眾合以見放流故來牽引

數怒重詈我也 翰曰言我行 五臣 曰觥 五臣 幸胡  
不合時故牽引古事而罵詈我

直以亡 五臣 身兮終然天平羽 五臣 之野 逸  
女嬃詞也觥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葉而生  
觥婞音脛很也蚤死曰夭言堯使觥治洪水婞

很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於羽山死於中野女  
嬃比屈原於觥不承君意亦將遇害 濟曰此

女嬃之言也 蘇禹父堯臣也堯使治水蘇很戾  
不用堯命終被殛於羽山之野而早死焉言原

亦承君意 汝何博謇 五臣 而好脩兮紛獨有此  
亦將遇害

姱節 逸曰女嬃數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采往  
古好脩謇謇姱異之節不與眾同而見憎

惡於世 向曰嬃數諫原云汝何博好古 茲  
道於蹇難之世好脩直節獨為姱大之行

菴 綠 菴 移 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逸曰菴菴  
菴菴也菴菴耳也詩曰楚楚者菴又曰終朝采菴

三者皆惡草也以喻讒佞盈滿也判別貌也女

菴 移 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逸曰菴菴  
菴菴也菴菴耳也詩曰楚楚者菴又曰終朝采菴

三者皆惡草也以喻讒佞盈滿也判別貌也女



夔言衆人皆佩資稟泉耳為讒佞之行滿於朝  
 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  
 與衆同故斥弃也 銑曰資稟施皆惡草以喻  
 讒佞判別也夔言衆人皆體資稟之行盈滿於  
 朝汝獨佩蘭蕙之德 衆不可戶說今孰云察余  
 判別不同故見弃斥 衆不可戶說今孰云察余  
 之中情 逸曰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詈知時莫  
 察我中情之善否 翰曰屈原遭姊之罵困邪  
 佞之惡不可門到戶說於人誰能察我情之是  
 非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瑯獨而不乎聽 逸曰  
 也詩曰哀此羣獨予我也言時俗之人皆行佞  
 偽相朋黨丞相薦舉忠直之士孤瑯特獨何肯  
 聽用我言而納之也 濟曰言世俗之人並相  
 進舉以為朋黨而我忠耿孤獨誰肯聽我而用  
 之 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 逸曰節度  
 也歷數也

言已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其中和喟然  
 寄憤懣之心歷前代成敗之道而作此詞者也  
 良曰中得也喟歎憑滿歷行也言我依前代聖  
 賢節度而不得用故歎息憤滿而行澤畔矣

**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 逸曰帝繫曰

是為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於沅湘之南言已依  
 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水南行  
 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秘要以自開悟  
 向曰沅湘江水名重華舜也葬江南言已行聖  
 人之道不容當代故將濟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

**康娛以自縱** 逸曰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

志績叙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  
 九功之德皆有次叙而可歌也左傳曰六府三  
 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  
 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



事夏康啓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 銑曰啓開也九辯九歌禹樂名言禹開樹此樂而太康娛樂自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圖謀也言夏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

篇也 翰曰言太康不思先王之業不顧禍難以謀其後故使五弟失尊位家於閭巷 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 逸曰弄諸侯也

狐也言弄為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田獵又射殺大狐 濟曰弄夏之諸侯淫佚田獵又好射大狐犯天之孽 固亂流其鮮終兮泥 任又貪夫厥

家 逸曰鮮少也泥寒泥弄相也厥其也婦謂之家言弄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不恤

人事信任寒泥使為國相泥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弄田將歸使家臣衆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妻也弄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也 良曰厥其家妻也

言弄以夏衰亂伐而取其政而又為荒淫之行故為泥弑其身貪取其妻以亂易亂故其鮮終澆弔身被服疆圉兮縱欲而不忍 逸曰澆寒泥

力也縱放也言泥取弄妻而生澆強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欲以殺夏后相也 向曰言澆恃多力故肆情縱欲不忍其諫以殺夏后相 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

用夫顛隕 逸曰康安也首頭也自上下曰顛隕墮也言澆既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首顛隕而墮地 論語弄善射弄盪舟俱不得其死

然左氏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弄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氏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



淫于原獸奔武羅伯因熊鬣危圍而用寒泥寒  
 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  
 之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泥行媚于內而施賂于  
 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  
 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  
 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  
 禹氏泥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  
 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  
 處豷于戈靡自有禹氏收三國之燼以滅泥而  
 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扞滅豷于戈有窮由  
 是遂亡失人故**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  
 也銑同逸注  
 逸曰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於人理  
 乃遂以逢殃咎為殷湯所誅滅翰曰桀夏亡  
 王也言常背天違道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  
 遂逢殃咎為湯所誅  
**而不長**逸曰辛殷之亡王紂名也菹菜曰菹肉  
醬曰醢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

王祀黃鉞行天罰殷宗遂不得久長也  
 湯禹嚴

五臣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  
逸曰嚴畏也祇

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  
 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神人之助

子孫蒙福也良曰言湯禹周文皆嚴  
 肅祇敬論議道德無有差殊故得永年**舉賢而**

**授能兮脩**五臣**繩墨而不頗**逸曰頗傾也言三

舉賢用能不顧左右循用先聖法度無有傾失  
 故能綏萬國安天下易曰無平不頗向曰言

文王舉賢用能循先聖法度  
 無有頗僻故能安天下也**皇天無私阿兮覽**

**人**五臣**德焉錯**七輔**錯**逸曰竊愛為私所祐為阿

神無所私阿觀萬人之中有道德人者因置以  
 為君使賢輔佐成其志也故桀為無道傳與湯



紂為淫虐傳與文王 良曰言皇天無私親阿附之理但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者佐而後成之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哲智也茂盛也苟誠也下士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知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人之主 翰曰言人有聖明之智茂盛之誠得用為天下之王 瞻前而

顧後兮相觀人 五臣之計極 逸曰顧視也相視也計謀也極窮也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逸曰服服也言人

臣誰有行仁義而不可任用誰有不行信義而不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可立非善則行不成 銑曰孰誰服用也言人臣誰有不義不善而可任用者也 卮簷 余身而

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 逸曰卮猶危也言也

上觀初代仗節之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 向曰言危身危行所以將死今觀我之初志終竟行猶未為悔 不量鑿而正枘 而分固前脩以菹醢 逸

量度也正方也言工不度其鑿而方正其枘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量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代脩名之人以曾歔許獲菹醢龍逢梅伯是也 銑同逸注 曾歔許

欬許 余鬱悒兮哀朕時之不當 逸曰曾累也歔累息而懼鬱悒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菹醢之日 翰曰言累益歔欬而憂思有

哀我不值明聖之君屬昏闇之代 攬 茹 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平 逸曰茹柔栗也霑濡也衣皆謂之襟浪浪流貌也言自傷放在



山澤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猶引取柔粟  
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也 濟曰茹  
臭也蕙香草以 踞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  
喻忠貞之心

中正駟玉虬以乘驚鳥計兮溘合埃風余上征逸曰

敷布也取明也言已觀禹湯文王脩德以興天  
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  
忠直身以菹醢乃長跪布衽俛首自省念仰訴  
於天則中心的明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  
化游故得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已情緩憂  
思也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驚鳳凰別名也山海  
經驚身有五采溘猶奄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  
游將乘王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時俗  
遠羣小也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良同逸注 朝發軔 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五臣作懸 逸曰軔支輪木也蒼梧舜所居縣  
圃神山也在崑崙之上淮南言崑崙縣圃雖乃

通天言已朝發帝舜之居久至縣圃之山受道  
聖王而登神明之山 向曰軔車輪也蒼梧舜  
所遊懸圃在崑崙山仙人所 欲少留此靈璫  
居言朝夕遠遊神仙之山

今日忽忽其將暮逸曰靈以喻君璫門鏤也文

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閣以須政教日又忽去時  
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衰老也 銑曰靈君也  
璫門閣也言我欲少留於君之省 吾令羲和弭  
閤日又忽然將夜言年已衰老

節兮望崦嵫而勿迫逸曰羲和日御也弭

山也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  
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奔入之山且勿附近冀  
及盛時遇賢君也 翰曰言我使羲和 路漫漫  
按節徐行望日不使迫於崦嵫山也

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逸曰脩長也言天



遠而且長不可卒徧吾方上下左右以求飲余  
索賢人與已合志者也 濟曰漫漫遠貌

馬於咸池兮揔余轡乎扶桑 逸曰咸池日所浴也揔結也扶桑日

所拂木也淮南言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  
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

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絜已身結我車轡於扶  
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 良曰飲馬咸

池結轡扶桑言遠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 五  
遊冀得延年也

作道以相羊 逸曰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  
地拂擊也聊且也須臾相羊皆遊

也言已揔結自戀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  
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

而游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蔽日使  
不得過 向曰道相羊皆遊也言我折取若

木之枝擊日御 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  
廻且相羊而遊

奔屬 逸曰望舒月御也月躔光明以喻臣清白  
飛廉風伯也風為號令以諭君命言已使

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  
後以告百姓 銑曰月喻清白之臣風喻號令

言我使清白之人求賢使 鸞皇為余先戒兮雷  
風伯奉君命以告天下

師告余以未具 逸曰鸞俊鳥也皇雌鳳以  
喻明知之士也雷為諸侯

以與君言已使仁知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  
往適道而君怠墮告我嚴裝未具 翰曰鸞皇

靈鳥喻仁智之士雷 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  
師喻君餘同逸注

以日夜 逸曰言我使鳳皇明知之士飛行天下  
以求同志續以日夜冀逢遇之 濟同

逸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 音迓  
注 五臣作電

回風曰飄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雲霓惡氣  
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已使鳳皇往求同志之士



遠而且長不可卒徧吾方上下左右以求飲余  
索賢人與已合志者也 濟曰漫漫遠貌

馬於咸池兮揔余轡乎扶桑 逸曰咸池日所浴也扶桑日

所拂木也淮南言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

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絜已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 良曰飲馬咸

池結轡扶桑言遠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五遊冀得延年也

作道以相羊 逸曰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聊且也須臾相羊皆遊

也言已揔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

而游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蔽日使不得過 向曰逍遙相羊皆遊也言我折取若

木之枝擊日御使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廻且相羊而遊也

奔屬 逸曰望舒月御也月躔光明以喻臣清白飛廉風伯也風為號令以諭君命言已使

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 銑曰月喻清白之臣風喻號令

言我使清白之人求賢使風伯奉君命以告天下 鸞皇為余先戒兮雷

師告余 五臣以未具 逸曰鸞俊鳥也皇雌鳳以喻明知之士也雷為諸侯

以與君言已使仁知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墮告我嚴裝未具 翰曰鸞皇

靈鳥喻仁智之士雷 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 逸曰言我使鳳皇明知之士飛行天下

以求同志續以日夜冀逢遇之 濟同注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 音迓

回風曰飄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已使鳳皇往求同志之士

注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 音迓



欲與俱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  
 離已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  
 良曰飄風雲霓以喻佞人也言我將求志士欲  
 與共事於君反見邪惡之人相帥與屯結謀迎  
 我使離舊德變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  
 節隨邪佞之徒下逸曰總總猶傳傳聚貌也班亂貌也陸離分  
 散也言已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讒佞傳  
 傳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班然散亂而吾令帝  
 不可知之也向曰紛亂也餘同逸注

**闔闔關兮倚闔闔而望予**  
逸曰帝謂天帝也闔主門者闔闔天門也

言已求賢不得嫉惡讒佞將上懇天帝使闔人  
 開闔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

曰闔主門人也言已惡讒佞將上訴於天帝使  
 闔人開天門闔人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不得入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  
曖曖昏貌

罷極也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  
 賢士故結芳草而長立有還意也 翰曰言時

代昏闇周行疲極不遇賢明故 **世溷濁而不**  
結香草自潔長立而無趣向

**分兮好蔽美而嫉妬**  
逸曰溷亂也濁貪也言時  
 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好

蔽美德而嫉妬忠信 濟曰蔽隱也言時代  
 亂濁不能分別好惡好隱人美行嫉妬忠良朝

**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風而緹馬**  
逸曰濟

南子曰白水出崑崙之源飲之不死閭風山名  
 在崑崙上縹繫也言我見中國溷濁則欲度白

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白水潔淨閭風清  
 明言已脩潔白之行不懈怠也 良曰白水神

泉也閭風仙山也緹係也言世皆濁亂將  
 濟神泉升仙山係馬以遠濁世而自潔清 **忽反**

**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逸曰楚有高丘之  
 山女以喻臣言已



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為

之悲而流涕向曰高丘楚山名女神女喻忠臣也言我將遠志忽反顧楚

國無忠臣心為之悲而流涕溘吾遊此春宮兮

**折瓊枝以繼佩**逸曰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

宮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復折瓊枝以續佩守

行仁義志弥固也銑曰見萬物始生乃折取

瓊草之枝以續佩帶重其鮮繁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

可貽逸曰榮華喻顏色也落墜也相視也貽遺

也言已既脩行仁義思得同志願及年德

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與俱事君也吾令豐

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逸曰豐隆雲師處妃

我今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絜若處妃

者欲與并力也濟曰處妃洛水神以喻賢臣

言我使雲師求賢臣解佩纓以結言兮吾令

所在騁之與同治也解佩纓相以結言兮吾令

寒脩以為理逸曰纓佩帶也寒脩伏羲氏之臣

則解我佩帶之玉以結言語使古賢寒脩而為

辦理也伏羲時厚朴故使其臣良曰言我既

見處妃解佩帶取玉結言契紛總總其離合兮

令寒脩為媒以通辭理也紛總總其離合兮

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

乘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向曰

紛亂也總總聚也言將通佩玉神女讒人亂

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忽緯繡其難遷

徒也言寒脩既持其珮帶通

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

乘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向曰

紛亂也總總聚也言將通佩玉神女讒人亂

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

于流沙洧繫水名也禹大傳曰洧繫之水出崦

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言弱水出于窮石入

于流沙洧繫水名也禹大傳曰洧繫之水出崦

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言弱水出于窮石入

于流沙洧繫水名也禹大傳曰洧繫之水出崦

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言弱水出于窮石入

于流沙洧繫水名也禹大傳曰洧繫之水出崦

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言弱水出于窮石入

于流沙洧繫水名也禹大傳曰洧繫之水出崦

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言弱水出于窮石入

于流沙洧繫水名也禹大傳曰洧繫之水出崦



嶷之山言虛妃體好清潔暮所歸舍窮石之室  
朝沐洧槃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 銑曰窮  
石弱水出處有盤水名出崦嵫山夕舍 保厥美  
窮石朝沐洧盤言避世之士遠趣清潔

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 逸曰倨簡曰驕侮慢  
曰傲康安也言虛妃

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  
戲無事君之意 翰曰淫久也言隱居之人自  
保其美德以驕傲於世日 雖信美而無禮兮來

日安樂久遊無意以匡君 雖信美而無禮兮來  
違弃而改求 逸曰違去也改更也言虛妃雖有  
美德驕傲無禮不可與共事君來

去相弃而更求賢 濟曰言隱居之人信有美  
德而不崇禮敬不可與事君當違弃此人改求  
賢者共同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 五臣作

志事君也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 五臣作  
余乃下 逸曰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  
然後乃來下 銑曰言觀視四方之極

我乃復下來 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 嵩之  
佚逸 女 逸曰偃蹇高貌有娥國名也佚美也謂  
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簡狄配聖帝生

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  
呂氏春秋言有娥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  
之言已望瑤臺高峻睹有娥氏美女思得與其  
事君也 良曰瑤臺玉臺也娥女契母簡狄喻  
貞賢也 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 逸曰鳩惡  
也 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 鳥也明有

毒殺人 以喻讒賊言我使鳩為媒以求簡狄  
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 向曰  
鳩惡鳥喻讒佞言我使讒佞之人 雄鳩之鳴逝  
往聘忠賢讒佞所疾故云不好 雄鳩之鳴逝

兮余猶惡其佻 周 巧 逸曰逝往也言又使雄鳩  
多語而無要實復不可信也 銑曰雄鳩多聲  
佻輕也言我使辯捷之士往聘忠賢我又惡其

佻輕也言我使辯捷之士往聘忠賢我又惡其

多語而無要實復不可信也 銑曰雄鳩多聲

佻輕也言我使辯捷之士往聘忠賢我又惡其

佻輕也言我使辯捷之士往聘忠賢我又惡其

佻輕也言我使辯捷之士往聘忠賢我又惡其

佻輕也言我使辯捷之士往聘忠賢我又惡其

佻輕也言我使辯捷之士往聘忠賢我又惡其



輕巧而**心猶豫而狐疑**今欲自適而不可逸曰適不信

已令鳩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使雉鳩多言少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

也翰曰言鳩鳩皆不可信故猶豫狐疑而**不能決定欲自往以無媒介不可也**鳳皇

**既受詒異今恐高辛之先我**逸曰高辛魯有天

辛氏為帝魯次妃有妣氏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人若鳳皇受禮遺將恐帝魯以先我得簡

狄也濟曰詒遺也高辛帝魯也言我得賢人如鳳皇者受遺玉帛將行就聘又恐帝魯先我而得之帝魯

**欲遠集**五臣作進而無所止今聊浮遊

**以逍遙**逸曰言已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他方又無所之故且遊戲觀望以忘憂

也良曰言求忠賢不得欲往遠方又兼無所止且浮觀而逍遙**及少康之末**

**家兮留有虞之二姚**逸曰少康夏后相之子也

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緡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

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舊績屈源放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索處妃則不肯見求簡狄

又後高辛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也是不欲遠去貌向曰言遠遊微隱不遂求

賢不得美少康留立而成**理弱而媒拙兮恐導**

**言之不固**逸曰拙鈍言已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鈍達言於君不能堅固

復使回移銑曰言我欲留聘二姚又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媒無巧辭導引不能堅固使君回

移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逸曰

時溷濁者懷襄二世不明故羣下好蔽中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翰曰溷亂也言時代亂濁



嫉妬賢良蔽隱美行稱揚邪佞閨中既以王逸本邃遠今哲王

又不寤逸曰小門謂之閨邃深也哲知也寤覺

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主尚不覺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已是也何況不智之君而以閭蔽固其

宜也濟曰閨中宮門中也言宮中深遠懷朕視聽難通故哲智之王不能覺察忠佞

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五臣有與此終古逸曰

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閭亂之君終古居乎意欲復去也良曰言我懷忠信之

情無所啓發安能忍而與索瓊茅以筵廷算昏主終古居乎復將遠去

專兮命靈氛為余占之逸曰索取也瓊茅靈草

結草折竹卜曰筮靈氛古明占吉凶者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則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

乃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以下去留使靈氛占其吉凶向曰筵竹筮也靈氛古之善占者言

取草筮命靈氛使卜占去住之理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

慕之逸曰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者乎已宜以時去之也銑曰曰者靈氛語辭

也兩美謂君聖臣忠也言如是則必相合孰誰

脩行忠正慕已之德者思九州之博大兮豈

唯是其有女逸曰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

天下九州之地甚寬博曰勉遠逝而無狐王逸本疑兮孰

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逸曰爾女也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



濟曰靈氛曰但勤力遠去誰時五臣幽昧以眩作世

有求忠臣而不擇取汝者時暉兮孰云察余之美惡暉或亂貌屈原

暗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已皆

乎是難去之意良曰言當代之君皆闇昧惑

亂誰能察我之善惡而用之乎人好去

原以此咎靈氛難去之辭也作民惡故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楚國也言天

下萬人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楚

向曰好愛惡憎也言人皆有愛憎之性不同惟楚

更甚異戶服艾以盈要平兮謂幽蘭其不可佩

佩逸曰艾白蒿也盈滿也言楚人戶服白蒿蕭

也其要帶以為芬芳反用幽蘭臭惡為不可佩

日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近也銑

曰言楚國家門比戶皆服艾草蕭於要帶謂蘭銑

不堪佩帶言皆好讒佞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

謂忠正不可行於身覽豈理美之能當

言時人無能識臧否觀視眾草尚不能別其香臭

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為草木易別於禽獸禽

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難翰

翰曰覽視也言楚人視草木猶未知香臭之宜豈

豈能辨玉之臧否而當之乎蘇糞壤以充幃

玉喻忠貞言忠貞之難知也幃兮謂申椒其不芳逸曰蘇取也充滿也壤土也

土以滿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香言近



良曰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中狐疑不忍弃忠直巫咸將夕降兮懷

椒糈所而要之逸曰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

糈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下來願

懷椒糈要之使筮吉凶向曰糈米也所以享

神言巫夕從天下來我則懷百神翳其備降兮

九疑續其並迎逸曰翳蔽也續盛貌也九疑舜

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迎我知

已之志銑曰續衆多貌言巫咸得已椒糈則

領百神蔽日而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皇剡剡其

神衆來相迎言賢聖知己之志

揚靈兮告余以吉故逸曰皇皇天也剡剡光貌

告我當去尤吉善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

也向同逸註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

紆之所同逸曰矩法也矱於縛切度也言當自

者因與同志共為化也濟曰曰巫咸辭也勉

疆也上謂君下謂臣矱度也言當自勉疆上求

明君下訪賢臣求法度與已湯禹儼而求合兮

同者因共為治此巫咸之言

摯臯五臣本繇而能調逸曰儼敬也合匹也摯

臣也調和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

得伊尹咎繇力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良曰

調和也言湯禹至聖尚敬承天命求合已之苟

賢臣伊尹咎繇之徒相理陰陽而安天下

中情其好脩兮五臣本何必用夫行媒逸曰行

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

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之向曰苟且

也言且中心好善常自脩絜則明說操築於傳



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逸曰說傳說也傳巖地名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傳說

抱懷道德而遇刑罰操築作於傳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使求之因得說登以

為公道用大興為殷高宗 銑曰說賢人代胥靡刑人操築於傅氏之巖武丁殷王名夢得賢

相因使刻所夢之形求得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

文而得舉

逸曰呂太公之氏姓也鼓鳴也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蓋

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

以歸用為師 翰曰遭遇也呂望太公也避紂之亂鼓刀為屠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遇而

舉之竟 甯戚之謳歌兮齊相聞以該輔 逸曰甯戚衛人立大功

該備也甯戚脩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相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歌相公聞之知

其賢舉用為卿備輔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

其作而字 未央 逸曰晏晚也央盡也言已所以

晚以成德化然年時亦未盡若三賢之遭遇 良曰言我所以求輔於君者將及年歲未晚以

成德化餘 恐鷦 弟鳩 桂 之先鳴兮使 五臣本

同逸注 草為 五臣本 之不芳 逸曰鷦鷯一名賈鷦常以

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成以喻讒 言先使患直之士被罪過也 向曰鷦鷯鳥名

秋分前鳴則草木彫落言我常恐此鳥之鳴 何 使草木不芳香也喻讒臣為言以害忠良矣

瓊珮之偃蹇兮眾愛

然而蔽之

逸曰偃蹇眾

瓊玉懷美德偃蹇而眾人愛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 銑曰瓊玉也偃蹇盛貌以喻德也眾



小人也美德為小人亦盛也言我有惟此黨人之不亮兮

恐嫉妬而折之忠信之行恐嫉我正直欲必折

此黨謂楚國也翰曰時續紛其變易兮又何以

淹留逸曰言時俗獨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

亂變易不可住也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荃蕙皆香草言蘭芷之草變其體而不復香至忠信更為佞偽

言時代昏亂君子變為小人忠信化成邪佞何

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五臣本無

也字逸曰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為蕭艾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逸曰言士人所

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士之故銑曰

言明智之士伴愚者豈有他故為君不好脩絜

之士而自損害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逸曰

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也實誠也言我以子蘭能進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

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翰曰蘭懷王弟也

羌乃也言我以蘭為可怙恃乃無實材但容貌長大而

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引乎眾芳五臣本作列

逸曰委棄也言子蘭弃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諂佞苟欲引於眾賢之位而無進賢之心也

濟同椒專佞以慢慝刀兮殺又欲充其佩幃音揮

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



之囊也以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間而行淫慢諂諛之志又欲援引而從不賢之類此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良曰言子椒專佞而為慢淫似賢而非賢列大夫位在君左右不為忠正之行如茱萸既干進而務之在香囊妄充佩帶而無芬芳

**入兮又何芳之能祗**逸曰干求也祗敬也言子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者而舉之乎

向曰言子蘭子椒既自求進而務入君之祿何賢人之能敬而舉之**固時俗之從流**五臣有**兮又孰能無**

**變化**逸曰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眾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覽椒**銑曰固此諂佞之俗流行相從誰能不變節隨時以容身乎

**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逸曰言觀子椒子蘭尚變節若此何况衆賢而不從俗以

豈况朝廷衆臣不為佞媚以容其身邪翰曰子椒子蘭尚變節若此何况衆賢而不從俗以自容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逸曰歷此也言已內行忠正外佩衆芳此誠可貴重不遭明君弃其至美而逢此咎也**芳菲菲而難虧兮芬**齊曰惟此原自屬也言我內懷忠正

**外佩衆芳餘同逸注****芳菲菲而難虧兮芬**五

有兩**至今猶未沫**亡貝反逸曰虧歇也沫已也芬字

今尚未已也**良曰虧損也言已芳菲之****和調**盛誠難損歇雖遭弃逐至今猶未已也

**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逸曰言我雖不見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浮游**及余飾之方**以求同志**向曰女同志人也**

**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逸曰上謂君下謂臣銑曰言脩飾及盛壯之時周



遍遠觀四方有君臣上靈氣既告余以吉占兮

歷吉日乎吾將行逸曰言靈氣既告我以吉占

翰曰歷選也言靈氣告我遠去告我折瓊枝以為

羞兮精瓊靡音靡以為糧音張逸曰羞脯也精

我將行乃折瓊枝以為脯腊精鑿玉屑以為

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逸曰象象牙也言

之獸載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德似龍玉而

逝以自疏逸曰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

子之德言我遠遊但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

駕此道德以為車

向曰離別也言忠佞兩心不

路脩遠以周流逸曰遑轉也楚人名轉為遑言

明之山其路長遠周流天下以求

雲霓之唵藹兮鳴玉鸞之啾啾逸曰揚披也唵

鸞鳥也以玉作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言

從崑崙將遂升天披雲霓之翳鬱排羣佞之黨

羣鳴玉鸞之啾啾而有節度也

夕余至乎西極逸曰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

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

亟疾也



所入也言朝發東方夕至西極順天道也鳳皇翼五臣作其承旂兮

高翱翔之翼翼逸曰翼敬也旂旗也畫龍蛇為

則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旗高飛翱翔翼翼而

和嘉忠正懷有德也良曰言我行順天道故

鳳皇承旂引路飛翔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

翼翼然扶衛於已翼皇承旂引路飛翔

而容與逸曰流沙遵道也赤水出崑崙容與遊戲

貌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遊戲雖

行遠方動以清潔自洒飾也向日流沙西極

赤水出崑崙崙山容與遊戲貌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

予逸曰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詔告也西皇

使少皞渡我動與神獸聖王相接言能渡萬人

之厄銑曰麾招梁橋也西皇少昊也言我招

蛟龍使為橋告少昊濟渡言能感神獸聖帝相接路脩遠以多艱兮騰

衆車使徑待險阻多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

先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已所行車遠莫能

及翰曰言遊崑崙崙山道路長遠而多險難故

令衆車奔騰於邪徑相待言已遊高遠莫能及也路不周以左轉兮指

西海以為期逸曰不周山名在崑崙山西北轉

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

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俗也左轉者言

君行左乘不與已同志也屯余車其五臣無千乘兮

齊玉軼大而並馳逸曰屯陳也軼轡也言乃屯

車轄並馳左右從已者衆皆有玉德宜輔千乘



已言君子以德自載亦如車馬聚千乘者駕八

龍之婉婉阮於今載雲旗之委移五臣作逶迤逸

已駕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移

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雲雨能潤施向曰八龍

載雲旗者言已德如雲雨能潤施向曰八龍

八節之氣也逶迤長貌言我所往皆與神遊故

可御氣為載雲為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

旗也婉婉美貌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

邈逸曰邈邈遠貌也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案

行以候世人其邈遠莫能逮及也奏九歌而

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逸曰九歌九德之歌禹

曰簫韶九成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

平奏九德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遊

戲媮樂而已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計五夫

翰同逸注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計五夫

舊鄉逸曰皇皇天也赫戲光明之貌睨視也舊

舞九韶升天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復顧楚

國愁且思也濟曰陟升言我升天庭對光曜

忽復下視楚僕夫悲余馬懷兮蜷負局顧五臣

字而不行貌也屈原設去時離俗周天匝地意

不恣舊鄉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

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失以辭自見以義自

明也良曰懷歸也蜷局不進貌言我升天下

見楚國御者悲泣我馬思歸蜷局廻顧而不肯

行也此終志不亂曰指揔撮行要也屈原舒肆

憤薄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已矣哉國無火

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



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逸曰已矣絕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

屈原言已矣者我懷德不見用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也自傷之詞也言眾人無有

知已已復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向曰言既時代無知我之忠正者又何須歸於楚國

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逸曰言

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善政我將自沉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 九歌四首

#### 屈平

銑曰楚南郡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好祠作鼓舞以樂諸神原既遭放逐含懷憂患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辭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言事神之歌下寄見黜之情以諷焉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

歌名矣

#### 王逸注

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鼓舞因為作九歌之曲託之以諷諫也

#### 東皇太一

濟曰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

題章之趣

####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愉兮上皇

逸曰日謂甲乙辰謂寅卯也穆

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已將脩祭祀必擇吉辰之日齋戒恭敬以宴樂天神

向曰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

#### 璆璠鳴兮琳琅

逸曰撫持也珥謂劍鐔也劍者所以威不服衛有德故撫持之



也璆琳琅皆美玉名也璆璆聲也詩曰佩玉璆璆言已供神有道乃使靈巫佩持好劍以辟邪惡垂衆佩周旋而舞動鳴王玉璆五音而和且有節度翰曰玉珥劍鐔也璆琳琅皆玉名以

之為璆璆璆璆席兮玉瑱璆璆蓋將把兮瓊芳蓋何然而鳴

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已脩飾清潔以璆玉為席美玉為瑱靈巫何不持乎乃把玉枝以為

香濟曰言靈巫何不持瓊蕙肴蒸兮蘭藉枝以爲芳香皆取美潔也蕙肴蒸兮蘭藉夜

奠桂酒兮椒漿逸曰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酒切桂以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已

供待弥敬及以蕙蒸肴芳蘭為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良曰以蕙草蒸肉以蘭藉飲食

以桂置酒中以椒置漿中皆取芬芳也肴肉也蕙蘭皆香草也奠祭

也桂椒皆香美木揚枹兮拊鼓浮兮拊鼓浮疏緩節兮

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逸曰拊擊也疏希也言膳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浩大

也言已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靈偃

曰揚舉也枹鼓杖也使疏節希緩而安音靈偃

清歌復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極其情

寒兮姣服芳菲菲兮蒲堂逸曰靈謂巫也偃蹇也菲菲芳貌也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

足奮袂偃蹇而舞芬芳菲菲盈蒲堂室也向

曰菲菲五音紛紛繁會君欣欣兮樂康音宮商香氣也

角徵羽也紛紛盛貌也繁衆也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已重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紛然盛美神已歡欣

厭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為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歌其祀而惠降以社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翰曰繁會錯雜也君



謂東皇也欣欣和悅貌言脩潔酒食極陳鼓樂  
神常歡歆而降之福自傷忠信事上卒不見明  
而遭放棄以至危苦

###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負兮既

留爛昭昭兮未央逸曰華采五色也若杜若也言已將修饗祭以事靈神乃

先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潔飾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

連蜷巫迎神道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爛光貌也昭昭明貌也未央未已也巫執事肅敬奉迎

導引神顏貌矜莊形躰連蜷神則歡喜安留見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長無極已良曰蘭若昔香草也靈巫也連蜷導引神貌央極也言將

祭祀之事先使靈巫沐浴蘭芳衣五色之服務

其芳潔又飾若英也導引也雲中君使留心於此神光爛然明明無極雲中君雲師屏翳也

蹇將憺徒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逸曰蹇詞也憺安也壽宮

供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壽故名為壽宮也言雲神既至在於壽宮歆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

去意也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暗雲藏而

日月明故言齊光也龍鏡曰蹇辭也壽宮祠神所也神既安樂德又光明乃與日月齊也龍

駕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逸曰龍駕言雲神駕龍帝謂五方之帝也

服飾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兼衣言青黃五采之色與五方帝同服也聊且也周章猶周流

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翱翔周流往來且游且翔也向曰言神駕雲龍之車為五方帝服

翱游周章往靈皇皇兮既降焱遙遠舉兮雲中來迅疾貌



逸曰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也降下也言神來下其皇皇而美有光文也焱去疾貌雲中其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飽焱然

速舉復還其處 翰曰雲中神所居 覽冀州

今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逸曰覽望也兩河間曰冀州餘猶他方也言雲

神所在高邈乃望於冀州尚復見他方也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安有窮極者也 濟曰言神所居高絕下覽冀州橫

望四海昔有餘而無極冀州堯所都也思有道之君故 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慙慙五臣作覽之

逸曰君謂雲神慙慙憂心貌也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以志已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中心煩勞而

憊憊 良曰夫君謂靈神以喻君也言夫君所居高遠下制有國我之思君終不可見故歎息而憂心也

###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 逸曰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

言湘君所在土地肥饒又有嶮岨故其神常安不肯游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蹇

詞也留待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為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以為堯

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為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

二女 銖曰君湘水神也蹇語辭也言神樂其所居猶豫不降於此誰將留待於中洲乎欲神

之速 美要眇 妙 兮宜脩沛 賴 吾乘兮桂舟 逸曰至也 美要眇 妙 兮宜脩沛 賴 吾乘兮桂舟 要眇

好貌也修飾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修飾也沛行貌也舟船也吾屈原自謂也言已雖

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 向曰思神容儀美好又宜脩飾也我復乘桂舟以迎



神也舟用桂者  
取香潔之具  
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逸曰沅湘水名言已乘船常恐危殆願君令沅  
湘無波涌使江順徑徐流則得安也  
翰曰願

神使波安流而我不  
望夫君兮歸作未  
來吹參

差兮誰思  
逸曰君謂湘君參差洞簫也言已瞻  
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君當

復誰思念  
良曰大君神也謂神肯來斯而  
駕

我作樂吹聲參差當復思誰言思神之甚  
飛龍兮北征遭連  
吾道兮洞庭  
逸曰屈原思神

駕飛龍北行還亟歸故居也遭轉也洞庭太湖  
也言已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

之側安委曲之徑欲急至也  
良曰原思既畢  
念反楚國願駕飛龍北行轉道於洞庭湖上而

直歸  
薛薄荔麗  
拍兮蕙綢承  
五臣全  
七  
撓遙兮

蘭旌  
五臣作旗  
逸曰薛荔香草也拍搏壁也  
綢縛束也詩曰綢繆束楚荃香草也撓小

楫也屈原言已居家則以薛荔搏飾四壁蕙草  
縛屋乘舟船則以荃為楫擢蘭為旌旆動以香

潔自脩飾也  
銑曰薛荔蕙荃蘭皆香草也原  
言我居家縛香草以搏四壁亦以為楫棹亦以

為旌旗芬芳潔  
望涔  
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

清有如此也  
望涔  
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

靈  
逸曰涔陽者江陵名也近附郢極遠也浦涯  
水也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

望  
江海之遠浦附郢之陵以泄憂念橫度大江  
揚已精誠冀能感寤懷王使還已也  
向曰涔

陽浦接於楚都極遠也言我遠游此浦將橫絕  
大江揚其精誠於君側冀君感悟復命我也

揚靈兮未極女嬋媛  
爰兮為余太息  
逸曰極已  
也女謂女  
須也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已遠揚精誠  
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須牽引責之數為



已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  
翰曰女謂屈平姊女須也言我揚精誠未已女  
須牽引時事以為不變節從橫流涕兮潺湲

俗終不可而為我歎息也  
為隱思君兮徘徊  
元不能改內自悲傷涕泣橫流君謂懷王也徘徊  
也言已雖見放棄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

念君也良曰潺湲流貌徘徊也感女子桂權兮  
須之言泣涕橫流隱伏側陋思君子桂權兮

蘭棹例斲角冰兮積雪  
冰凍紛然如積雪言已勤苦銑曰擢楫也棹  
船傍板也桂蘭取其香也言志不通猶乘舟值

天盛寒舉其楫掉斲冰凍紛如積雪徒為勤苦而不得前  
如積雪徒為勤苦而不得前

采薜荔兮水中  
事於君其志不合猶入也涉水而求薜荔登山  
緣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向曰薜荔香草也

生於陸美蓉荷華也生於水言已執忠信之行  
求合於君亦猶入水池之中而采薜荔登山木

之末而取芙蓉固無遂理擧取也  
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

絕無功也屈原自喻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  
勞而已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

絕也言已與君同姓共祖無離絕之義翰曰  
為婚姻者其心不同徒使媒人勞苦恩情不能

甚厚者則必輕易離絕事君之道亦類此焉  
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

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  
淺疾流而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

有所登自傷棄在草野終無所登至也濟曰  
瀨湍水也淺淺流貌原既憂怨下視水石淺淺

而流仰觀飛龍翩翩而舉物皆遂性我獨不然

而舉物皆遂性我獨不然

而舉物皆遂性我獨不然

而舉物皆遂性我獨不然

而舉物皆遂性我獨不然

而舉物皆遂性我獨不然



也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五臣作我以不閒

音閑 逸曰交友也忠厚也朋友相與不厚則長

相怨恨也言已執履忠真雖獲罪過不敢怨恨

於衆人間暇也言君常與已期欲其為治後以

讒言之故更告我以不閒暇遂以疏遠 良曰

言君與臣下為友而臣為不忠則怨而責之已

為不信則以為閑爾疾其君初欲與已為治後

遂相朝聘騫兮江臯夕弭節兮北渚逸曰朝以

背焉 澤曲曰臯言已願及朝明已年盛時任重馳騁

以行道德弭安也者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

將暮日日衰老弭情安意終於草野 銑曰夕

喻衰也喻已盛少之時願驅馳於君前及衰謝

之日反安意於草野自歎之辭 鳥次兮屋上水

也騫騫疾行也弭節安意也 周兮堂下逸曰次舍也過信為次周旋也言已

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我之屋

上流水周旋已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鼈為伍

向曰言已在江湖之中鳥止于屋水周繞于堂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逸曰玦玉

所以命臣之瑞也故與環即還與玦即去也遺

離也佩瓊琚之屬也言已雖見放逐常思念君

設欲遠去猶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已示有

還意 齊曰捐遺皆置也玦珮皆朝服之飾置

五臣作我以不閒

五臣作我以不閒

五臣作我以不閒

五臣作我以不閒

五臣作我以不閒

五臣作我以不閒

五臣作我以不閒

五臣作我以不閒

五臣作我以不閒

五臣作我以不閒

五臣作我以不閒

五臣作我以不閒

五臣作我以不閒

五臣作我以不閒

五臣作我以不閒

五臣作我以不閒

五臣作我以不閒

五臣作我以不閒

五臣作我以不閒

五臣作我以不閒

五臣作我以不閒



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已既老矣不遇於時  
聊且逍遙而游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  
銑曰自言憂愁欲以决死死不再生何由復  
遇逍遙容與待君之命冀得盡其誠心焉

###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逸曰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

堯二女娥皇女英隨帝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眇眇好貌也予屈原自謂也堯二女儀德美好眇然絕異又配帝舜而乃没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而遇暗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向曰其神嫋嫋鳥奴兮秋風洞庭儀德美好愁我失志焉

波兮木葉逸曰嫋嫋秋風搖木貌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

言君政急則眾人愁而賢者傷矣湖名言秋風疾則草木搖落江湖生波喻小人

用事則君子奔逐登白蘋兮五臣本無登字騁望與佳

期兮夕張去聲叶韻逸曰蘋草秋生騁平也

言佳也張施也言已願以始秋蘋草初生望平之時脩設祭具夕早洒掃張施帷帳與夫人期歆饗之也良曰言已願以此夕設祭祀張帷帳冀夫人之神來此歆饗以喻張設忠信以待君鳥萃兮蘋中習何為兮木上逸曰萃集也習

集木巔而言草中習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有蘭惠公子兮未敢言逸曰言沅水之中有盛

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卑說尊故變言公子



也言已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達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

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逸曰言神鬼荒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

而望之但見水流潺湲也向曰慌忽麋何為無形貌言遠望不見但觀流水潺湲

五匠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逸曰麋獸名蛟龍類也言麋當在山

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當處野而升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為僕隸

在水際以喻君子小人翻覆失所也朝

馳余馬兮江臯夕濟兮西澨時制切自傷驅馳不

出湖澤之域濟曰澤畔曰臯澨水聞佳人兮

召予將騰駕兮偕逝逸曰予屈原自謂也偕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

思神念鬼冀湘夫人有命呼已則願騰駕而往不待侶偶也良曰佳人也冀聞夫

人召我將騰馳車馬與使者築室兮水中葺

之兮以荷蓋逸曰屈原困於世上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

也自傷困於世上願築室結茨於水底用葺

荷葉蓋之務以清潔託附於神而居也全

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逸曰以荃草飾室壁累紫貝為壇布香椒

於堂上向曰荃香草也紫紫貝桂棟兮蘭橈椒香木也以此物飾屋壁壇堂也

老辛夷楣兮葺房逸曰以桂木為屋棟以木蘭為棟辛夷香草以

作戶楣葺白芷也房室也翰曰桂香木蘭辛夷葺香草也棟椽也楣門楣也又以馨香為房



之罔辟荔兮為帷擗普蕙五臣本楊綠兮既張逸

罔結也結辟荔為帷帳擗折也以析蕙覆楊屋

齊曰楊屋聯也辟荔蕙皆香草罔結以為推帳

擗析以為屋聯也白玉兮為鎮疏石蘭五臣本以

盡張設於中也

為芳逸曰以玉鎮坐席石蘭香草疏布陳也

良曰以玉鎮坐席也石蘭香草疏布其芳

氣芷葺五臣本兮荷屋繚了之兮五臣本杜蘅

逸曰葺蓋屋也繚縛束也杜蘅香草也銑曰

芷杜蘅皆香草也以芷草及荷葉葺以蓋屋又

束縛杜蘅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庶門逸曰

置於水中

草之華以實庭也馨香之遠聞者也積之以為

門庶也屈原生遭濁世憂愁困極意欲隨從鬼

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眾芳

以為殿堂脩飾弥盛行善弥高也向曰百草

皆香草實滿也建樹馨香庶屋也言又以為九

門屋矣所築室於此者欲與夫人為隣也九

疑續兮並迎去靈之來兮如雲逸曰言舜使九

來迎二女則百神侍送眾多如雲翰曰舜葬

九疑山使其山之神靈來迎二女其來之眾續

紛如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襟兮澧浦逸曰袂

雲也

襟澹濡也屈原設託與湘夫人共鄰處舜復迎

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

將適九夷也良曰襟禮襟袖襦也皆事神所

用也今夫人既去君復背已無所用也故弃遺

之塞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逸曰汀平也

隱士也言已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

之士采平洲香草以遺之共與脩道德也濟



容與逸曰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不可數得  
聊且遊戲以盡年壽也 銑曰驟數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二





